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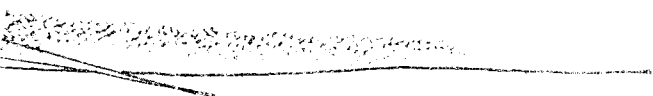
王 家 达

云雾草

王 家 达

云雾草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 牧
封面插图：文 岩

云 雾 草

王 家 达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65,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820

书号：10096·354 定价：0.88元

内 容 简 介

这本集子，收有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四个中篇小说。《云雾草》以娓娓动人的笔触，记述了一位青年在恋爱问题上所历经的发人深思的波折。《戈壁深处》以散文诗的写意手法，表现了一位年轻女医生在对待事业、爱情上的美好情操。《迎春曲》正面描绘了关于落实农村新经济政策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尕老汉种瓜》则以犀利而又诙谐的笔调，愤怒控诉了十年内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生活情趣，感情真挚，文笔生动，耐人寻味，而且也将一幅幅饶具风采的中国西部高原风土画展现在读者面前。

目 录

序.....	孟伟哉 (1)
云 雾 草.....	(4)
迎 春 曲.....	(60)
戈 壁 深 处.....	(142)
尕老汉种瓜.....	(180)

123456789

序

我不把为一本书作序当作发表自己什么创见的机会（实在也没有什么创见），而倒是宁愿叙旧——谈谈对一个作者的印象，留一点友谊的纪念。

我第一次见到王家达同志，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那年八月，我和崔道怡同志出差新疆，在兰州停留了三天。详细的情形记不清了，但家达同志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倒不是因为他善于言辞或长于交际，恰相反，正因为他寡言少语和不善应酬。当时，他刚从敦煌县回省里不久，顺便向我们谈了些沙漠怎样围攻敦煌农田的情况，使我自到敦煌之后以至如今，对这块绿洲的命运都怀着忧虑。就是在这三天的两次见面之中，不知怎么的，他的眼睛——准确地说是他的眼神，他的嘴角——准确地说是他脸上的表情，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他的目光和他的面部表情，是那样直接地显示着他的心理：腼腆，憨厚，谦逊，怯生，完全是一个农村人的气质，是我很熟悉的一种神态。大约因为我也曾是个农村的孩子吧，相互间虽没有深谈，我却直感地觉得我理解他，有一种亲切感。就这样，他的面孔深印到了我的记忆中，然

而我又一直有点儿难过。为什么呢？他好象总和我们拉开那么一两米的距离，精神不完全放得开。难道因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吗？其实，我们都是编辑，是同行，我们首先是向他学习。而他，那怯生中却似乎又有点儿什么保留的意味。我难过的就是这一点：是他的拘谨，同时也是“在北京工作的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令人讨厌的言谈和作派。当时，我的精神也是压抑的，不解放的，然而我真不知道在他的感觉里，我是怎样的一个形象……这种记忆和感觉，我从未向人们谈过，现在我愿把它记下来，让读者了解。

今天，在灯下，我一口气读完了家达同志的三个中篇（他的《尕老汉种瓜》先前已读过）。我要说，他将近十年之后的这些作品，和我在将近十年之前对他的印象是一致的，——文如其人。这些作品在风格上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便是真挚和纯朴。他真是农民的儿子，他真是西北高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在这些作品里，他深深倾注了对农民的命运的关注，也鲜明地表现了他对西北高原和戈壁雪山的挚爱的感情。我觉得他的《戈壁深处》有一种散文诗的美，他的《云雾草》也有一种迥然不同于江南风光，而只属于大西北的浪漫情致。他的《迎春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上述两篇似乎要复杂一些，但那也是只有熟悉黄土高原的人才描得出来的风俗画。这就是他的特点，乡土的特点。然而不仅如此，他这些作品更有着时代的气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的变迁和他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而这里就有他的肯定和否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念。他力图追踪着时代的脚步，这是一种很可宝贵的精神。

谁不希望写出好的作品呢？哪一个作家不想写出优秀的作品呢？但是，在文学艺术上和自然科学上一样，一蹴而就、一举而轰动的“幸运儿”毕竟是少而又少的。我不否认秉赋，然而我更信仰勤奋。家达是个勤奋的人，他有一股牛劲。他的力气有时候用得不那么灵巧，这使他的作品在某些地方未免有直露之憾。但是，他只要不懈地耕耘，就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作为友人，我所希望于家达的是：自信心更强一些，精神更舒展一些，注意吸取当代最光彩最有价值的思想，更大胆地去了解各种各样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真正去研究和领悟几部能引起自己共鸣并确为自己所钦佩的大师的作品，那末，再过一段时间，他便可能向读者奉献出愈益精美的作品。

我们有权这样期望于他，我们也有信心这样期待于他！

孟 伟 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

云 雾 草

一

糟糕！路终于断了。

祁连山的天气真是难以捉摸。下午出车时，天空晴朗得还象一面透明的镜子，谁知进了当金山口以后，竟突然下起雪来了。蓝色的雪片，一阵紧似一阵，在夜空中壮观地飞舞着。不大工夫，这条陡峭的山路上，就铺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给车轮加上了防滑链条，开足马力，吃力地向前行驶着。无论如何，我必须在今晚赶到旦马林场。否则，汽车陷在半路上，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到半夜时分，大雪终于将道路封住了。我绝望地关上了油门，把皮袄领子往上拉了拉，一动不动地龟缩在驾驶室里。

车窗外，风雪在发狂地怒号，似乎还夹杂着令人心悸的尖叫和狞笑声。后来，那声音又低沉下来，化做一种悠长的、可怜的哀诉。忽然，风更加狂暴，左冲右突，猛烈地摇晃着车身，而且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钻进了驾驶台，穿过我的脊梁，使我感到一阵寒颤，一股重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一种不可名状的惊恐袭入我的心头：在这样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置身于荒凉的冰山顶上，远离村庄，渺无人烟，怕是要

出事的……

我忽然想起了两年前的一次遭遇：一个初春的夜晚，也就是在这一带的山路上，我的汽车引擎突然坏了。我先是希望能出现一辆过路的汽车，把我带走。当这一希望落空之后，我又放开嗓子，站在山顶上大声吼叫，企图引起附近什么人家的注意。但是回答我的，却只有凄厉的狼嚎和无尽的风吼。唉！在这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顶上，哪有什么人家！我只得懊丧地坐在驾驶室里，眼睁睁地等待天明。可怕啊，虽然春节已经过了好久，祁连山却依然是冰雪世界，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度。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过来了几辆运输汽车，帮我把引擎修好。我挣扎着把车开回去，当天就住院了。一夜的冰山生活，使我得了急性肺炎，并且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现在，已是隆冬时节，比起上一次来，气候更加恶劣。驾驶台的温度计上，表示出一个可怕的数字：零下三十七度！

我狠狠地诅咒着这魔鬼一样的天气，诅咒着这走不到尽头的冰山，诅咒着那派我出车的领导。绝对！只要这次不被冻死，今生今世，我再也不到这该死的祁连山来了。见他妈的鬼去吧，谁爱来谁来！

就在我迷迷糊糊地嘟囔着的时候，远处的山路上，一缕微弱的亮光晃动了一下。后来，这里那里，接连地跳跃起一些黄色的光点。我明白，那是雪山一种奇异的闪光，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兽骨的磷火。这更增加了周围的恐怖气氛。

那光亮终于越来越近了，还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声音。

“哈，在这里！”一个尖细的声音叫了一下，接着，一道强烈的光柱射向驾驶台。

我猛地坐了起来。

“师傅——”

一张冻得红红的脸贴在结了冰的窗玻璃上，眼睛里满含着笑意。

我象得了救兵似的，急忙打开车门，跳下车去。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长得十分清秀的小伙子。他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老羊皮袄，头上戴着一顶挺大的羊皮帽子，连额头都遮住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在昏暗中闪着光。他身上全是雪，手里拿着一只长长的手电筒，耀眼的亮光在车身周围晃来晃去。

“噢，不行了！”他审视了半天，说道，“跟我来吧，车明天再说。”

这是什么人？怎么深夜在冰山上活动？地质队员？探险家？莫非我两年不进祁连山，这里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跟着这位年轻人艰难地朝前走去。他穿着一双长统毡靴，轻巧地行进在雪地上，不时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声。

“先前还听到声音，后来就听不到了。”他说，“我一想，这样大的雪，说不定是陷在路上了，就跑来寻找……”

“喂，兄弟！”我拍拍他的肩膀，问道，“你是——？”

“怎么，没跑过这条线路？”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眼，

“哦，这哥儿们是个生客！”说着，轻轻地笑了起来，声音在夜空中显得很清爽。

前面出现了一片灯光。我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不由加快步子，想赶上这位“哥儿们”。因为他总是象一条猎狗似

的，十分敏捷地走在我的前头。

转过一个小山弯，就到了灯光处。这是一座新建的院落，里面有几排整齐的房子。宽敞的院子里，停着好几辆汽车。

“咱们到家了！”小伙子回过头来笑了一下。

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冰山客店。噢，原来是这样。

那青年把我领进一间暖烘烘的屋子里，捅开了炉子，打来了洗脸水，就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又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不过这回我却两眼圆睁，呆在那儿了。

“他”并不是什么小伙子，而是一位水灵灵的大姑娘。现在她脱去了皮袄，摘下了帽子，露出一头黑油油的长发，身上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太空衫，腿上是翠绿色的直筒裤，显得那样匀称，俏丽。

“不认识了？”她嫣然一笑，“咱们已经是‘兄弟’了呀！”

我羞得满脸通红，不敢看她，只是低下头飞快地吃饭。一大碗挂面送下肚去，顿觉身暖心热，头上冒出一层汗珠。姑娘站在一边，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抿着嘴儿，脸上憋着一股抑制不住的笑意。

“凤妹！”门房上有人喊。

“哎——”她应了一声，出去了。临出门又回过头来，朝我甜甜地笑了一下，关切地说：“休息吧，啊？累了。”

凤妹？多好听的名字！我带着一种异样的心情，慢慢进入梦乡。风雪迷漫的公路，空旷的冰山，穿着老羊皮的“哥们儿”甜甜的笑靥，传神的眼睛……又是冰山，又是冰山，无尽的冰山向我压来……

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把我惊醒，同时感到胸闷，气促，咳嗽中夹杂着阵阵哮喘。一天的劳累，半夜的寒冷，终于将我的老病触发了——说起来，也还是上次在冰山上留下的病根哩。

轻轻的敲门声。凤妹进来了，带着药。看着我喝了药，安静下来以后，她悄悄地退了出去。后来我就睡熟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早晨，有几个小伙子用铁铲和扫帚将积雪最厚的一段路面清扫干净，公路又畅通无阻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汽车走去。那儿，一个小姑娘提来一桶开水，正在给水箱加热。我顺利地发动了汽车，跳上驾驶台，刚要开动，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伸出头问小姑娘：

“喂，小妹妹！怎么不见凤妹呢？”

“凤妹吗？”她眨了眨眼，“上山去了。”停了停，又说：“她让你等着她呢。”

“我去找她！”我断然地说。真的，我非常想见到她。

“你上哪儿去找呢？”姑娘嘴一咧，笑了起来，“那地方可远呢。”

“在哪儿？”

“那不是——”小姑娘举起手臂，指着一个遥远的地方。那儿，淡淡的晨雾笼罩着崇山峻岭，缕缕青烟在山峰间袅袅游动。

“嘿嘿，这……”

“你再瞧！”

果然，在一座云雾缭绕的雪山顶上，我看到一个淡淡的小红点儿。对，那是凤妹。

我急切地跑上那个山头。但是，上面空空的，什么也没

有。举目望去，小红点儿在另一个山头上。我又爬上另一个山头。哦，不对，还在一个更高的山头上。巍峨的祁连山啊，雪峰套着雪峰，云海连着云海。终于，我找到那个山头了。这时，太阳已经老高了。雪山上闪烁着微弱的金光。其间，微微跃动着一抹鲜红，给这深冬的晨景平添了几许春色。

“凤妹——”我扯开嗓子喊道。

“哎——”缥缈的云海里，传来了她的回声。

我定睛看去，悬崖上，一棵柏树斜斜地刺向云天。柏树枝上挂着一条一条浅红色的植物，每条都有三尺来长，细细的，软软的，挺象江豆条儿。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凤妹这阵儿正爬在柏树枝上，用心地摘那东西呢。

摘够了，她从树上下来，向我介绍说：“这东西名叫高挂，因为生长在云雾之中，又叫云雾草。是祁连山的特产。只有在雪山顶上和悬崖峭壁上，才能找到它。它总是攀结在柏树枝上，可难采呢。”

“采它做什么？”

“做药。这是我们祁连山的名贵药材，性温热，耐高寒，冬天也不枯萎。我们山里人专用它来治疗气管炎和哮喘，可灵呢。你不是有这个病吗？”

“啊，凤妹！”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你一大早上山，难道……难道就是为了我？”

“这有什么！”她淡淡地笑了笑，“你带病跑车，又是为了谁呢？”

下山的路上，我问她：

“你们是县上办的旅馆吗？”

“不是。”

“公社办的？”

“也不是。”

“那……”

“我们自个儿办的。”

“自个儿？”

“对。我们觉着这儿需要一个客店，几个知识青年一商量，就动手搞起来了。”

“知青？哪儿的知青？”

“回乡知青噢！城市知青谁来这儿呀？”

“风妹，”我接过云雾草，眼睛盯着她，“从昨晚到现在，你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还能见面吗？”

一抹觉察不到的红晕，飞上风妹的脸颊。她稍一镇静，随即落落大方地说：“只要你还到祁连山跑车，我们当然还会见到。何况我们还是‘兄弟’呢。请记住：我们的冰山客店，永远是师傅们温暖的家呀！”

汽车开动了。我回过头去，向风妹招手告别。风妹伫立在那里，目送着汽车驶向远方。她那黑黑的眸子里，闪动着依依惜别的情意。汽车下了山坡，我将车子停下来，站在驾驶板上，向遥远的山顶望去。深蓝色的天空下面，一抹鲜艳的红点，染在雪白的山峰上，随着朦胧的云烟飘忽移动，使我无法分清那究竟是可爱的风妹呢，还是美丽的云雾草？

二

出了祁连山，汽车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奔驰了一天。当天晚上住到一个小镇上的国营旅社里。我真无法形容这家所谓

国营旅社的卫生面貌和服务态度。床单上满是尘土和污垢，被子油腻腻的令人发怵。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霉味。睡觉前我把被里翻过来，凑着昏暗的灯光查看了一下，身上立即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看见了几只肥碌碌的虱子！我喊服务员来看，服务员白了我一眼：“我说同志，您就凑合一下吧。出门在外，条件太高了不好。”唉，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这些经常跑戈壁滩的司机，对于各种各样的旅社和兵站早已熟悉了：每个过路的人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大家稀里糊涂地住上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走了。这里永远只是一个肮脏混乱的歇脚站，没有什么人能够想起这些地方。而昨天，我却在罕无人迹的冰山雪岭上，碰到了——一个真正的旅客之家。这阵儿，我气呼呼地把被子扔到对面床上，和衣躺下，眼前又出现了那舒适的房间，干净的床铺，以及凤妹喜盈盈的笑脸……

“眶——！”

门被撞开了。进来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他一进来就斜躺在对面的床上，也不看我，睁着两只黯然无光的眼睛，呆呆地对着天花板出神。青黄的、略带浮肿的面孔上，笼罩着一层深深的失意和伤感。我无法断定他的身份：乞丐？逃犯？流浪者？

“上哪儿？”我先开了口。

没有回答，仍然两只手支着后脑勺，死死盯着天花板。

过了好大一会，他大概感到有些冷了，把我扔过去的被子随手往身上一拉。

“有虱子！”我提醒了一句。

他好象没有听见，干脆将被子蒙头盖上了。从被子里传

出了一句瓮声瓮气的话：“管它呢！”

我有些生气了，把皮大衣往紧里裹了裹，转过身去，不再理他。

后来，他忽然又翻身坐起，拿出烟来，在口袋里窸窸窣窣地摸了一阵，终于向我开了口：

“有火柴吗？”

我将火柴扔过去。

“睡不着。”他苦笑了一下，点着了烟，心事重重地抽起来。

这青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猜想，在他的生活中可能发生过一些重大的事情，而他的内心里，也有着某种难言的隐痛……怀着这种好奇，我再一次发问了：

“兄弟！你这是上哪儿？”

“冰山。”

“干什么？”

“找云雾草。”

“云雾草？”我吃惊了，“你是采药的？”

“不，是找人的。”

“找谁？”

“风妹。”

“风妹？！”我下意识地坐了起来，脸上的肌肉都有些动了。

“对，去找风妹，我的风妹……”

他的眼睛突然亮了，黯淡的目光里燃起了火星，呆滞的脸上焕发出动人的光采。

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怂恿他说下去。他也并不推